

佛禪

最高的精神境界
最高的覺悟
最圓滿的真理智慧

李淼、楊尙東 編著

大智慧



歷史智庫 12

佛 禪 大 智 慧

李森、楊尚東 編著

大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佛禪大智慧 / 李淼、楊尚東 編著
-- 初版 -- 臺北市:大村文化出版; 1998 [民 87]
面; 公分. -- [歷史智庫; 12]
ISBN 957-8431-55-4(平裝)

1. 禪宗

226.6

87008269

歷史智庫◎12

佛禪大智慧

編 著◎李淼、楊尚東

發行人◎賴章甫

副總編輯◎楊懷勛

執行編輯◎曾美鳳

企劃編輯◎李莉君·曾美鳳·張文靜

會計行政◎李春禎

發行組◎黃加偉

封面設計◎黃淑鎂

法律顧問◎劉錦樹律師

出版者◎大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所◎台北市大理街 157 號 6 樓之 1

郵撥帳號◎17259719

電話◎(02)23069258

訂購專線◎(02)23069259

傳 真◎(02)23083103

總 經 銷◎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電 話◎(02)22451480

電腦排版◎永吉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◎日益彩色製版印刷公司

登 記 證◎局版臺業字第 5180 號

出版日期◎1998 年 7 月初版

定 價◎199 元整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 S B N : 957-8431-55-4

網 址◎<http://www.dartsun.com.tw/>

電子郵件◎dtsun@ms17.hinet.net

◎本書如有毀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！

前言

佛禪不僅是我國歷史文化的精華、東方人特有的智慧、更是古今佛禪大師們的卓越創造。

所謂佛禪的智慧，主要是一種追求最高的精神境界、達到最高的覺悟、求得最圓滿真理的智慧。歷代禪師在攀越這個真理的過程中竭精竭智，孜孜以求，做出了可貴的貢獻，留下豐富的智慧遺產，在今天依然展現其光華與魅力。為了讓今人能分享這份智慧的甘美，我們編寫了這本佛禪大智慧，全書以佛禪智慧為中心，分成智慧之光、智慧禪法、禪詩、公案等部份，精選各項資料，以求比較集中精要地表現佛禪智慧的精華與風采，但是，佛禪智慧的資料浩如煙海，要選好選精並非易事，雖然幾經苦心斟酌，但限於學力和水準，難免掛一漏萬，不當之處肯定不少，懇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本書的編寫，參閱和吸收了國內外研究成果，特作說明，並衷心表示謝意。



智慧之光

諸佛，誰為母者？如來則從智慧度無極生。
沒人觀察其本末，過去，現在，未來，則當了知：
智慧度無極，是其母也。

《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

佛陀的誕生

佛教發源於公元前六、五世紀的古印度，創始人是位於今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國的王太子悉達多·喬達摩，即釋迦牟尼。其時約當我國春秋戰國之際，釋迦牟尼佛和我國孔子大致為同一時代的人物。

悉達多王子創建佛教正是印度各國戰爭頻繁的時期，整個社會的婆羅門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四種姓之間也發生政治、經濟衝突，社會動盪不安。在階級和民族衝突尖銳之際，作為王太子的悉達多預感到王朝難免覆滅的結局，痛感世間變化無常，人人都生活在苦難中，終生為煩惱所困擾。作為王子，他的生活優裕舒適，又有很高的文化教養，讀過很多吠陀經典，但所有這些優越條件，也不能幫助他去掉煩惱，獲得精神解脫，於是在廿九歲時，不顧父王勸阻，毅然別離妻子，捨棄王位，剃除鬚髮，披著袈裟出家修行。出家後，王子努力求得解除煩惱的方法，他先到跋伽仙人的苦行林修

行，以種種苦行折磨肉體，以求得精神解脫。但卻未能獲得效果，他不滿意這種做法，只滯留一宿就離去。以後南渡恒河，到摩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，跟隨數論派信奉者阿羅邏·迦羅摩和郁羅迦羅摩子修習禪定，但仍認為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。於是，他又來到伽闍山苦行林，繼續進行苦行修煉，傳說他「日食一麻一麥」，磨礪身體，在尼連禪河邊苦修，歷經六年，但結果仍是徒勞無獲，終於悟出苦行無益，因為執著於苦行，以苦肉體求得解脫，仍是執著於肉體。解脫的大事，不是用肉體受苦才能得到的，而是要忘了肉體才能得到；執著於苦行，還是不能忘懷肉體，心就無法清淨，心不清淨，則一切污穢不能消除；污穢不能消除，哪能走向解脫大道？王子悟到苦行無益後，就在尼連禪河洗去六年積垢，隨後又接受了牧女獻乳粥的供養，調養身體，恢復氣力。王子恢復了氣力以後，並未放棄尋求解脫之道，他又獨自一人離開森林，渡過尼連禪河，來到伽耶山一座小山旁，見到一棵繁茂的菩提樹，他就在樹下雙腿結跏趺坐，端正身念，靜坐思索，決心尋求真正解脫之道，發誓：「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（覺悟），寧可碎此身，終不起此座。」

經過七天七夜（一說七七四十九天），王子感到心裏平靜，一切煩惱不再從心頭生起，終於悟到「煩惱即菩提」，證成佛道，此時王子已三十五歲，從此人稱王子爲「佛陀」，或「佛」，意爲真理的覺悟者。因爲王子是釋迦族人，成道以後人們尊奉他爲釋迦牟尼，意思是「釋迦族的聖人」，皈依他的佛教徒則稱他爲世尊、釋尊。佛陀覺悟成道以後，爲了讓別人理解他的思想學說，開始了長達四十五年的傳教活動，在恒河兩岸奔走，廣招弟子，在波羅奪斯城外的鹿野苑，他向憍陳如等五人宣傳佛法，接納他們爲最初的佛弟子，這次說教佛教稱爲「初轉法輪」，以後又收了耶舍、迦葉三兄弟、舍利弗、目犍連等人，和他的很多親屬，如堂弟提婆達多等人爲弟子，他的兒子羅睺羅、姨母闍波提都加入了佛教。以後勢力漸漸擴大，組成了佛教徒組織——僧團，並得到了王族和富豪的支持，富豪、國王、商人向他捐獻了祇園精舍、竹林精舍等，作爲他傳法的場所。佛陀採取靈活生動的種種方式，用偈頌、教文、故事、譬喻、問答等廣泛地宣傳佛法，不僅自己傳教，也讓弟子傳教，從而使佛教在社會上廣爲傳播。

✧ 最高的智慧

佛教的基本教義是，人生是無常的，充滿痛苦，只有信奉佛教，努力修行，才能徹底擺脫苦惱，進入涅槃境界。佛教的基本學說有「四諦」、「八正道」、「五蘊」、「十二因緣」、「三法印」、「三學」等。而三學是佛教修行的根本之道。

三學即是「戒定慧」。

戒學主要原則是防非止惡，止惡戒亦稱律儀。專門說法，戒分為世間的「有漏戒」與出世間的「無漏戒」。主要有十善戒，即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，不綺語、無念、無瞋、無痴等。戒學目的是為了調整身心，以便產生統一心的定。

定，是指精神的安定統一，但心靜為方法有種種程度的不同，普通人日常心靜的欲望靜，並不是真正的精神統一；真正的精神統一稱為根本靜。修

心禪定主要目的是使心統一，從而能以明鏡止水般的心，觀察諸法實相，獲得正確的智慧；使心空明，從而能採取適切的判斷，作出迅速確切的處置。禪定的目的，即在依定得慧，並且對慧加以活用。爲了由定入慧，而運用五蘊觀、四諦觀等修道法。

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標在於獲得「悟」的智慧，不論三學或十無學法、六波羅密，均將智慧置於終極。但智慧有多種；世俗欲界的有漏智慧、初步證悟的智慧、聲聞阿羅漢的智慧、闍支佛（緣覺）的智慧、菩薩種種階段的智慧，佛的最高智慧等等。智，主要用來形容開悟的智慧。盡智、無生智、正智等皆爲阿羅漢的智慧；智波羅密是十地最高菩薩的智慧；四智（成所作智、妙觀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圓鏡智）加上法界體性智的五智，均爲菩薩覺悟的智慧。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則分別爲二乘（聲聞、緣覺）、菩薩、佛的智慧。這些智都是悟的智。慧，則是最廣義的智慧。般若，即是智慧。如加上最高完全用語的波羅密，則成爲最高完全的智慧。智慧，又可分爲有分別智及無分別智二種。有分別智，是指「智慧」意識到「對象」，並

且與所意識到的對象對立的情形；無分別智，是指「智慧」沒有意識到對象，而與對象合為一體者，這是最高證悟的智慧。佛、菩薩獲得此最高無分別的智慧，並非就此停止，他們還要以此等智慧從事救濟眾生的慈悲活動。這時，這種最高智慧又成為覺察救濟對象（眾生）的有分別智，但此一智慧，乃是獲得最高無分別智後所產生的，和世俗有分別智不同，故稱「有分別後得智」。以六波羅密來說，般若波羅密以前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等五波羅密，是有分別後得智的作用，亦稱「方便」，所以六波羅密又可分為方便和般若二者，方便是基於有分別後得智的慈悲活動，般若則是基於無分別智的智慧活動。前者可說是下化眾生的大悲，後者可說是上求菩提的大智，具備此大智大悲的智慧活動，即是佛教的理想。

概言之，用智慧解除煩惱，即是佛教修行的目標。「煩惱即菩提」正是佛教的重要命題。「煩惱」有時也譯作「惑」。佛教把擾亂眾生身心使之發生迷惑、苦惱的精神作用稱為「煩惱」，潛在的還未發生作用的稱「隨眠」，已在實際中發生作用的為「纏」或「漏」。不過佛教的煩惱不是一般人所說

那種狹隘意義上的煩惱，大乘佛教認為宇宙無形無相，一般人無法認識，世界萬物由因緣而生（由心而生），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屬性，不是一般認識所能把握的。因此各種情緒和欲望，包括一切世俗、思想認識活動都是煩惱。念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惡見是一切煩惱的根本，而煩惱則是諸苦的根源，是生死輪回的總因。菩提，本意為「覺」、「智」，佛教即指斷絕煩惱，成就涅槃的智慧，或譯為「道」，即指達到涅槃的道路，即成佛的智慧或達到的覺悟。「煩惱即菩提」，本來是兩個對立的概念，但大乘佛教強調不二法門，從二者關係講，二者相對存在，無煩惱也就無菩提，從佛法的意義講，只因為衆生有煩惱，才需要佛法引導衆生覺悟，以斷除煩惱達到開悟。這一命題也是佛教追求最高智慧的表述。所以，佛教認為人生最高的是智慧，智慧是一切之母。而人生最欠缺的也是智慧，爲了求得最高智慧，達到解脫，佛教爲人類作出了偉大的貢獻。

佛教從公元一世紀起開始傳入中國，經過魏、吳、兩晉以至南北朝，先後譯出大量的佛教典籍，到隋唐時期，佛教迅速發展，信衆日益增多，寺院

遍布全国各地。中國佛教徒在吸收印度佛教思想同時，融進了中國文化的因素，紛紛創建具有中國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。至唐代，已形成了八個主要宗派，即禪宗、三論宗、天台宗、賢首宗（華嚴宗）、慈恩宗（法相唯識宗）、律宗、淨土宗和密宗。而其中尤以禪宗最能體現中國佛教的特點，被作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。鑒於禪宗的重要地位，以下對禪宗的發展史和禪宗思想要旨作較詳介紹。



具有無限智慧和創造力的禪宗

禪宗，按一般傳統說法，認為初創於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始祖為印度人菩提達摩。據一般佛教史的說法，他是「西天」的「第二十八祖」。梁武帝時，從天竺渡海來到中國傳教，被稱為禪宗的「東土初祖」。他標榜「藉教悟宗」，主要是藉《楞伽經》傳法，實際還是以漸修坐禪為務。相傳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號稱「壁觀婆羅門」。所謂壁觀就是「外息諸緣，內

心無惴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」，這顯然仍是佛教傳統的坐禪方法，和以後慧能創建的禪宗不可混同。但他又宣稱他是教外別傳，並提出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不立文字」的教綱，這確實又是以後禪宗的基本教義。所以達摩的傳教可以說是印度的禪學向中國禪宗的轉化，說他是初祖也未嘗不可。

達摩傳法於慧可，也稱「東土二祖」。《續高僧傳》載：「釋僧可，一名慧可，俗姓姬氏，虎牢人……年登四十，遇菩提達摩游化嵩洛，可一見悅之，奉以爲師。從學六載，精究一乘，理事兼容苦樂無滯……」慧可沒有經論留世，他所奉法仍是以達摩所傳《楞伽經》意，「創得綱紐」，仍以坐禪爲務。

慧可傳法於僧璨，世謂禪宗「三祖」。姓氏無考，《隆興編年通論》所載《賜諡碑》文敘述了僧璨的生平，並附有據說是僧璨所著的《信心銘》。碑文說：「禪師號僧璨，不知何許人，出現於周隋間，傳教於慧可大師，樞衣鄴中，得道於司空山，謂身相非眞，故示有瘡病；謂法無我，故居不擇地……銘曰：人之靜性，與生偕植，智誘於外，染爲妄識……如來憫之，

爲闢度門，即妄了真，以證覺源，啓迪心印，貽我後昆。……入佛境界，於取非取，誰縛誰解，萬有千歲，此法無壞。」據此可知，僧璨所奉法仍是師承發揮達摩所傳《楞伽經》的「自性清淨」義說。

禪宗四祖爲道信。《續高僧傳》載：「姓司馬，未詳何人。」《五燈會元》載：「世居河內，後徙於蘄州廣濟縣。生而超異，幼慕空宗諸解脫門，宛如宿習。既嗣祖風，攝心無寐……」道信之禪觀，有所謂「四祖之禪宗論」之說。其說如下「夫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，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，一切戒門、定門、慧門，神通變化，皆如夢幻。無三界可出，無菩提可求，人與非人，性相平等，大道虛曠，絕思絕慮。」道信的禪觀雖仍承達摩禪法，但又有了很大發展與變化，已不完全是《楞伽經》教義。

弘忍，世稱五祖。《高僧傳》載：姓周氏，家寓淮左潯陽，一云黃梅人。七歲，隨道信出家。道信如其可教，便「悉以其道授之」。據稱著《最上乘論》。其論有云「……身心本來清淨，不生不滅。無有分別。自性圓滿清淨之心，此是本師。」「一切衆生清淨之心，亦復如是，只爲攀緣、妄

念、煩惱、諸見黑雲所覆，但能凝然守心，妄念不生。涅槃法自然顯現。故知自心本來清淨。」這些說法已有後來禪宗思想的味道，可見禪宗頓教思想的端緒。同時他已不再固守《楞伽經》義，所謂「至五祖始易以《金剛經》傳授，……而《楞伽》無傳。」更反映出其禪法之重大變化。但弘忍仍未脫離固有禪學的傳統，仍然還是在「藉教悟宗」。

總之，禪宗五祖之傳法，主要還是傳印度佛教的禪學。從達摩到弘忍都是由學到禪宗過渡的人物。真正的禪宗建立，是從慧能開始的。

弘忍傳法於慧能。慧能，世稱禪宗六祖。關於慧能一生身世，宋《高僧傳·慧能傳》，法海《六祖大師緣起外紀》均有記述。慧能（又作惠能）（六三八—七一三），俗姓盧。其父原在范陽作官，後被貶到嶺南新州（今廣東新興縣），慧能即出生於此。不久，父親死於貶所，靠母親「守志鞠養」。慧能長大，便以賣柴維生，贍養母親。慧能因家庭敗落，從小即沒有受教育，但其人聰慧，對佛法頗能領悟。據傳載，有一天他正在市集賣柴，聽人誦讀《金剛經》，當即「有省」。便問客人讀何經典，客人告訴他從五

祖弘忍和尚處得來。他便辭別母親，從嶺南到湖北蘄州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。他初見弘忍時，師徒問答給弘忍印象很好。當時弘忍說他「嶺南人，又是獼猴，若爲堪作佛？」慧能理直氣壯回答說：「人即有南北，佛性即無南北，獼猴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！」弘忍聽後，看出他很有「根器」，便把他留下來。讓他在禪寺碓坊裏勞動，勞動約八個月後，弘忍欲傳法給弟子，讓弟子呈送偈頌，以考察弟子悟境的高低。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被公認是未來的法嗣繼承人。他寫了偈頌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」，送弘忍審閱。此首偈頌明顯地承認「身」「心」的客觀存在，和佛教眞如佛性本體論觀念悖立，顯然悟境不高。但神秀爲上座弟子，又不好公開說出。慧能聽到神秀的偈頌，也看出其悟境不高，便也請人把自己做的偈頌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抄出送呈弘忍。弘忍看出這個偈頌悟境之高，便決定傳法給他。但知道弟子爲承繼法嗣爭鬥激烈，怕有人加害慧能，只能在晚上偷偷授給法衣，並讓慧能連夜逃走。慧能於是接受法衣，連夜從黃梅逃回嶺南。回到嶺